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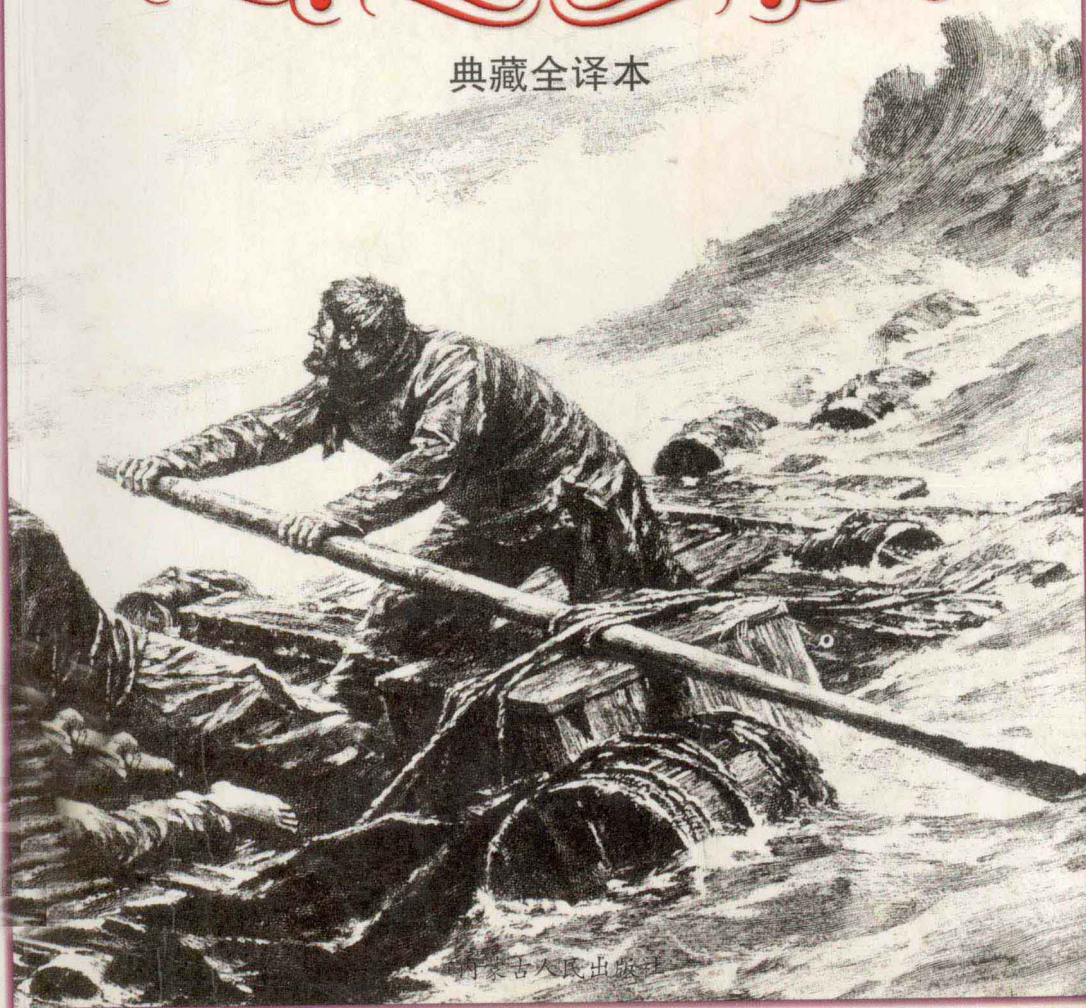
WORLD CLASSICS LIBRARY

(美) 恩斯特·海明威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 the Sea

典藏全译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WORLD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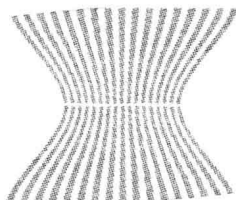
Ernest Hemingway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美] 恩斯特·海明威 著

金元尚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金元尚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第4辑 / 赵文良 主编)
ISBN 7-204-07234-0

I. 老... II. ①海... ②金...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5730 号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四)

主编: 赵文良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龙行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0

字 数: 3,4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7234-0/I-1575

定 价: 374.00 元 (全 17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前言

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一八九九～一九六一年），生于医生家庭。他曾做过记者，一九二三年开始写作，早期作品有《在我们的时代里》、《没有女人的男人》等短篇小说集。以后他又陆续写出长篇小说《太阳也上升了》、《永别了，武器》，反映大战后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绝望心情。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他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后来发表剧本《第五纵队》、特写《西班牙的土地》和小说《丧钟为谁而敲》（一译《战地钟声》）。一九五〇年他写的中篇小说《渡河入林》，流露悲观失望情绪。一九五二年发表小说《老人与海》，描写一个老渔夫与鲨鱼搏斗的故事。

《老人与海》的故事十分精炼，讲的是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一连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的前提下，总算捉到一条大马林鱼，可是这条鱼真的很大，拖着他的小船在海上行驶了三天，最后精疲力竭而停止，被他杀掉绑到小船边上，在回去的路上不时地遇到鲨鱼的攻击，最后回港的时候只剩下鱼头鱼尾与一条脊骨。这是依据真人真事写的。

海明威在原来的故事里加了一个小男孩。他从五岁开始便经常陪老人一块儿出海钓鱼。可是这次老人是一个人出海的。后来他深夜回港，拴好小船，摸黑回到窝棚里睡了。次日清晨，孩子来找他，作者通过孩子的眼光，看到有一个渔夫在量那条死鱼的残骸，从鼻子到尾巴足有十八英尺长，由此说明老人这次捕鱼的收获很大。然后老人与孩子准备用旧福特牌汽车的钢板来改做鱼叉的矛头，再一起出海，这增强了此书的乐观色彩。

老人杀掉鱼，将它绑到船边上的时候，看样子他是胜利了，可是他非常清楚会遭到报应的。因此他说过：“假如有鲨鱼来，愿天主可怜它

（指这条大鱼）与我吧。”这捕鱼的过程，还有后来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经过，正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中所讲的动作。而杀掉大鱼以后更明确地说明了他这行动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必然会遭到惩罚。

本书一开始就提到老人曾有一次八十七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依据耶稣的事迹与基督教的节期来看，这个数字好像有很深刻的意义。按耶稣受洗以后，曾被圣灵带到旷野里去，禁食四十昼夜，遭到魔鬼的试探四十天加上基督教大斋期的四十天，再加上复活节之前的“圣周”那七天，恰巧等于八十七天。这次老人在海上接连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接着在海上呆了三天，恰巧是基督从受难到复活那三天。老人在这三天里经受了很大的挫折，终于获得了精神胜利。

本书引用了很多关于基督受难的情节，表明作者有意将老人比作基督的化身，在故事的整个过程中曾有两次被钉在十字架上。头一次是老人钓到大鱼的时候开始的，鱼拖着他与小船向前走，将钓索勒在背上，觉得很疼，于是把一个麻袋放到钓索下面，但是戴在头上的草帽又将额头勒得很疼，两手被钓索勒出了血。而出海之前孩子给他拿来的食物，喻指耶稣的“最后晚餐”。

为了重点说明人生是一系列被钉到十字架上的过程，作者在最后写到老人独自一人深夜回港，背上卷着帆的桅杆登岸，又一次次地摔倒在地上。次日孩子看他时，老人提到夜里“吐了一些怪东西，觉得胸膛中好像有东西碎了”，这是暗示基督被罗马兵丁用长矛刺到身上，流血了。而最让人感动的是老人扛起桅杆时，曾回头看那绑在小船边上的鱼的残骸。这个静止的镜头说明老人身为一个基督，正在开始另外一种痛苦的经历，而那鱼身为另外一个基督，正被绑在十字架上。作者就这样将上十字架的整个过程浓缩到了一块儿，整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老人正梦见狮子。”他保留着完整的对事物的记忆。

目 录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2
-----------	---

战地春梦

第一卷

第一章.....	62
第二章.....	63
第三章.....	66
第四章.....	70
第五章.....	76
第六章.....	81
第七章.....	85
第八章.....	92
第九章.....	95
第十章.....	108

第十一章.....	112
第十二章.....	117

第二卷

第十三章.....	122
第十四章.....	128
第十五章.....	132
第十六章.....	137
第十七章.....	142
第十八章.....	145
第十九章.....	149
第二十章.....	157
第二十一章.....	162
第二十二章.....	169
第二十三章.....	172
第二十四章.....	181

第三卷

第二十五章.....	184
第二十六章.....	196
第二十七章.....	199
第二十八章.....	208
第二十九章.....	214
第三十章.....	218
第三十一章.....	231
第三十二章.....	234

第四卷

第三十三章.....	236
第三十四章.....	241
第三十五章.....	249
第三十六章.....	258
第三十七章.....	263

第五卷

第三十八章.....	276
第三十九章.....	285
第四十章	288
第四十一章.....	292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他是一个独自在湾流中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人，到现在已经打了八十四天，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前四十天内，有一个男孩儿和他一块儿出海。但是，四十天过后仍然没有什么收获，孩子的父母就对他说，老人现在肯定是交了霉运。因此孩子听从了他们的话，上了另一只船，第一个星期就抓到了三条大鱼。孩子看到老人每天回来的时候船一直是空的，非常同情他，于是经常上岸帮助老人拿卷起的钓丝，或是鱼钩和鱼叉，以及系在桅杆上面的帆。船帆用面粉袋片补了很多补丁，收起来之后看上去真像一面代表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人瘦削而沮丧，脖子上刻着一些很深的皱纹，脸上长着一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造成的慢性皮癌。褐斑在他的脸上就这样长下去，他的两只手总是用绳子拉大鱼，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不过这些痕迹都很苍老。它们像没有鱼可打的沙漠里被侵蚀的地方一样苍老。他全身上下都很苍老，除了那两只眼睛，它们像海水一样蓝，是快乐而不愿服输的。

“圣地亚哥，”他们两个从小船的停泊处爬到岸上的时候，孩子对他说，“我又可以和你一起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些钱。”

老人教会了这个孩子打鱼，孩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道，“你碰到了一只能给你带来好运的船。你和他们在一起吧。”

“但是你应当记得，你有一次八十七天没有抓到一条鱼，后来有三个星期，我们天天都抓到了大鱼。”

“我还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由于没有信心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让我离开的。我是孩子，只能听他的话。”

“这我明白，”老人说道，“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没有太大的信心。”

“是呀，”老人说，“但是我们有。难道不是吗？”

“是，”孩子说，“我请你去华台饭店喝一杯啤酒，再一块儿将打鱼的工具带回家去。”

“那太好了，”老人说道，“都是打鱼人啊。”

他们俩在饭店的露台上坐着，很多渔夫取笑老人，老人丝毫没有生气。也有一些年老的渔夫看着他，心里很不好受。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漫不经心地说着海流，讲他们把钓丝送入海底下有多么深，天气很久以来有多么好，讲到他们自己的所见所闻。当天交了好运的渔夫都已经回来，将青枪鱼扒了，一片片地摆到两个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两头分别由两个人抬着，踉踉跄跄地送进鱼屋，在那儿等候冷藏车来将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抓到鲨鱼的人们已经将它们送往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挂在复合滑车上，除掉内脏，割下鱼鳍，剥掉外皮，将鱼肉切为一片片的，准备腌制。

东风刮起时，鲨鱼加工厂从海湾另一边吹来一种气味；然而今天只有很淡的一丝气息，因为风转成了北风，后来渐渐地平息下来，饭店露台令人惬意、阳光灿烂。

“圣地亚哥。”孩子说道。

“唔。”老人说道。他手拿酒杯，回忆很多年前的往事。

“需不需要我去拿点儿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

“不用了。去玩棒球吧，我划船还可以，罗杰里奥会帮助我撒网。”

“我非常想去。就算不能和你一起打鱼，我还是很希望替你多少做点儿事情。”

“你请我喝了一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长成大人了。”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将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到船上，它险些将船撞个粉碎，你也险些丢掉性命。还记不记得？”

“我还记得鱼尾巴不停地拍打着，船上的坐板被打裂了，还有木棍的打鱼声。我记得你将我用力推向船头，那里放着潮湿的钓丝卷儿，我感觉船在颤动，听见你用木棍打鱼的声音，就像有人在砍一棵树，还记得我从头到脚都是新鲜的血腥味儿。”

“你确实记得那件事情，还是我不久前刚刚告诉你的？”

“自从我们第一次一同出海的时候开始，每一件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老人用那两只经常遭受太阳曝晒但神色坚定的眼睛仁慈地看着他。

“假如你是我的孩子，我肯定会领你出去冒险，”他说，“但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孩子，你眼下跟的又是一只幸运的船。”

“我去拿点儿沙丁鱼来行吗？我还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取四份鱼饵来。”

“今天我自己还有没用完的，我将它们放到盒子里腌起来了。”

“让我给你找四条活的来吧。”

“就一条。”老人说道。他的希望与信心从来不曾泯灭过。这时真的又像微风刚刚吹起的时候那样明朗了。

“两条。”孩子说道。

“那就两条吧，”老人答应道，“你不会去偷吧？”

“偷我也乐意，”孩子说，“但是这些都是买来的。”

“多谢。”老人说。他非常天真，不去琢磨自己何时变得如此谦逊。但是他明白现在已经变得很谦逊，知道这一点也不会有失脸面，因此也没有损害真正的自尊心。

“瞧这海流，明天准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他说。

“你准备到哪里去？”孩子问。

“去很远的地方，等转了风向以后再回来。我想黎明前就动身。”

“我要设法让船主人也去很远的地方，”孩子说道，“这么一来，要是你真的抓到了大鱼，我们可以过去给你帮忙。”

“他肯定不愿把船开到非常远的地方。”

“是的，”孩子说道，“但是我能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有只鸟儿在天上飞来飞去，我就会让他去追海豚。”

“他的视力这样差吗？”

“几乎像个瞎子。”

“这真奇怪，”老人说，“他从来没有捉过海龟。这东西才会伤眼睛。”

“你以前在蚊岸捉了很多年海龟，你的视力还不错嘛。”

“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头儿。”

“但是你如今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特别大的鱼吗？”

“我相信还有。何况有很多诀窍可以用。”

“我们将工具拿到家里去吧，”孩子说道，“然后我就可以去拿鱼网捕点儿沙丁鱼来。”

他们从船上捡起打鱼的工具。老人将桅杆扛在肩膀上，孩子拿着里面放着编得非常紧凑的褐色钓丝卷儿的木箱、鱼钩与带杆的鱼叉。放鱼饵的盒子被藏在小船的船尾底下，那里放着那根在大鱼被拖近船旁的时候用来打晕它们的木棍，没有人来偷老人的东西，但最好还是将桅杆与那些粗钓丝弄回家去，因为夜里的露水对这些东西没有好处，何况，虽然老人相信当地不可能有人来偷他的工具，可是他觉得，将一只鱼钩与一杆鱼叉放在船上总是没有必要的诱惑。

他们沿着大道一同走到老人的茅屋前，从开着的门进去。老人将缠着帆的桅杆倚在墙边，孩子将木箱与别的工具放在它近旁。桅杆和这茅屋里的一个房间几乎一样长。茅屋用大椰子树的叫“瓜诺”的坚硬的苞壳做成，其中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与泥地上一个用木炭做饭的地方。在用纤维坚硬的“瓜诺”压平以后叠盖成的褐色墙壁上，挂了一幅鲜艳的耶稣圣心图和另外一幅科布莱圣母图。这是他妻子死后留下的东西。墙上曾有一张他妻子的彩色相片，可是他将它摘了下来，因为看后感到自己有些孤独凄凉，它现在被放在屋子角落的架子上，由他的一件干净衬衫包着。

“想吃点儿什么东西吗？”孩子问。

“有一盆鱼煮黄米饭。你来一点儿吗？”

“不。我回家吃。用我替你生火吗？”

“不。等会儿我自己来点儿。我已经习惯吃凉饭了。”

“我可以去拿鱼网吗？”

“当然可以啦。”

其实没什么鱼网，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卖了它的。可是他们每天要编几句类似的谎言。也没有鱼煮黄米饭，对此孩子很清楚。

“八十五是一个吉祥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见我捉住一条净重一千多磅的鱼？”

“我拿着鱼网去捕沙丁鱼。你坐在门前晒太阳好吗？”

“很好。我有一份昨天的报纸，还是看一看棒球的消息吧。”孩子不知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编造的。可是老人将它从床底下拿出来了。

“培立柯在酒铺子里给我的。”他解释道。

“我捉到沙丁鱼就会回来的。我想把你的鱼和我的一块儿用冰保存起来，明天早晨就可以享用了。当我回来以后，你给我讲一讲棒球的消息。”

“北佬队是不会输的。”

“不过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胡人队会赢。”

“要相信北佬队，好孩子。想一想那本领高超的迪马吉乔。”

“我怕底特律老虎队，也怕克利夫兰印第安胡人队。”

“小心点儿吧，否则连辛辛那提红魔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怕了。”

“你认真读报，等我回来以后告诉我。”

“你看我们是否应该去买一张尾数是八五的彩票？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当然，”孩子说，“但是你上一次那张破纪录的是八十七天，这又怎样？”

“这样倒霉的事情再也不会有了。你看能不能得到一张尾数是八五的？”

“我去订一张就行了。”

“订一张。这得花两元五角。我们到哪儿去借这么多钱呢？”

“这好说。我会借到两元五角的。”

“我想我或许也能借到。可是我不愿借钱。首先是借钱，接下来就要乞讨啦。”

“不要着凉，老大爷，”孩子说，“要记住，现在已经是九月了。”

“正是大鱼游来的季节，”老人说，“在五月，谁都可以做个好渔夫。”

“我这就去捕沙丁鱼。”孩子说。

当孩子回来时，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已经下山。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在椅背上铺好，盖在了老人的肩膀上。这两个肩膀真奇怪，尽管人很老了，肩膀却仍然非常结实，脖子也相当壮实，并且当老人睡熟了，头垂到胸前时，皱纹也舒展开了。他那件衬衫不知道补了多少次，就像他的那张帆，这些补丁被阳光照得褪成了很多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头苍老，闭着眼睛，脸就毫无生气了。报纸平放在他的膝头上，因为他的一只胳膊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他赤着脚。

孩子离开了老人，当他回来的时候，老人仍然沉睡着。

“醒醒，老大爷。”孩子说，一只手放在老人的膝头上。老人睁开眼，他的神志好像忽然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了。接着他笑了。

“你带来了什么？”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快吃吧。”

“我的肚子还不太饿。”

“算了，吃吧。你可不要只打鱼，不吃饭。”

“我经常这样。”老人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拿着报纸，将它叠好。然后他开始叠毯子。

“把毯子盖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在，你就绝不能只打鱼，不吃饭。”

“那么说，你要保重，多注意身体，”老人说，“我们吃点儿什么？”

“黑豆饭、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孩子是将这些饭菜搁在双层饭盒里从华台饭店带来的。他衣兜里放着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包在餐巾纸里。

“是谁给了你这个。”

“马丁。那个老板。”

“我要去向他道谢。”

“我已经向他道过谢了，”孩子说，“你不用再去了。”

“以后我要给他一大块鱼肚肉，”老人说，“他这么帮我们可不是一

次了？”

“我觉得也是。”

“那么，我要在鱼肚子肉之外，再送给他点儿东西。他真是太关心我们了。”

“他还给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最喜欢罐装的。”

“我知道。可这是瓶装的，哈泉华啤酒，我还要把瓶子送回去。”

“你想得太周全了，”老人说，“我们现在可以吃了吧？”

“我一直在问你呢，”孩子亲切地对他说，“你没做好准备，我就不想打开饭盒。”

“现在我做好准备了，”老人说，“我只要洗一下手和脸就好了。”

到哪里去洗呀？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第二条街的拐弯处。我应该把水提到这里来，孩子想，还应带一块肥皂和一块干净的毛巾。我怎能这么马虎呢？我应该再拿一件衬衣和一件茄克来让他过冬，还要弄一双鞋子，而且再给他带一条毯子。

“你带来的炖菜真好吃。”老人说。

“给我讲一下棒球赛的消息吧。”孩子恳求道。

“在美国联赛中，每场都是北佬队赢，我告诉过你了。”老人兴奋地说道。

“他们今天输了。”孩子对他说。

“这算不了什么，那了不起的迪马吉乔又恢复他的英雄本色了。”

“还有其他的高手在他们那个队里呢。”

“当然啦。但是有了他可就不一样了。在另一个联赛里，就布鲁克林队和费拉德尔菲亚队来说，我还是相信布鲁克林队。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还记得迪克·西斯勒和他在那老公园里打出的那些好球。”

“还从来没有人打过这样好的球。我所见过的击球中，只有他才能打得那么远。”

“你还记不记得他以前经常到华台饭店来？我想跟他出海打鱼，但是不敢对他说。因此我让你去说，但你胆子又太小。”

“我还记着呢。我们真是想错了。他也许会和我们一块儿去的。这

样的话，这件事就是我们永远的回忆了。”

“我很想和那个了不起的迪马吉乔去打鱼，”老人说，“听说他的父亲以前也是打鱼的，或许他当时也像我们一样困难，会理解我们的好心的。”

“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的日子可一点儿也不困难，他爸爸像我这么大时就进联赛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时，就在一艘到非洲去的帆船上做水手了，我还看到过狮子在黄昏时到海滩上去呢。”

“我知道。你对我说过。”

“我们是说非洲呢，还是说棒球？”

“我看还是说棒球吧，”孩子说，“给我讲讲那了不起的约翰·杰·麦格罗的事情吧。”他将这个J读成了“何塔”。

“从前，他也经常来华台饭店。但是他只要喝了酒，就非常暴躁，出言不逊，脾气执拗。他满脑子都是棒球和赛马。起码他的衣兜里总是装着赛马名单，经常在电话里提起一些马的名字。”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经理，”孩子说，“在我爸爸眼里他是最了不起的。”

“这是因为他到这里来得最频繁，”老人说，“如果杜罗彻也年年到这里来，你爸爸就会把他当作最了不起的经理了。”

“说真的，谁是最了不起的经理，是卢克呢，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想他们差不多。”

“可是，如果对打鱼来说，最好的是你。”

“不。我知道比我好的还多得是呢。”

“哪儿的话！”孩子说，“虽然有不少好渔夫，还有一些高手。但你是惟一的一个最好的。”

“多谢。你的话真让我开心。但愿别来一条很大的鱼，使我没法对付，那样就证明我们的话说错了。”

“不会有这种鱼的，如果你仍然像你所说的那样健壮的话。”

“我的身体或许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健壮，”老人说，“但是我掌握了